

弔侯公文

東木

丁酉正月三日，余拜客歸，途遇王步雲兄，乃拱手與賀新春，詎步雲戚然曰：「余奉郭總幹事命，特來報喪也。」，余曰：「何人喪？」，步雲曰：「侯公甦民溘逝矣！」，余初愕然，嗣疑耳聾，乃詰步雲，步云曰：「是無訛也。」，遂乃信之。嗚呼！侯公！違教不及五日，公竟與世長辭，而相隔殊域矣！憶先五日，公主持同學會理、監、幹事聯席會議，尙且談笑風生，健啖如昔，音容道貌，猶歷歷在目，是復使余有疑步雲言之不可信也。於是急訪宗太，宗太命余迅佈噩耗於「友聲」，不許延誤，是乃證步雲言之可信。步雲言既可信，則侯公已逝，侯公遽逝，竟不及遺言，是誠可悲也！

已卯秋月，余負笈唐院於鬼方

，乃耳公名公事，而起景仰之忱。某年校慶，公返校致辭，遂獲謀面，時公體碩胖，語趣橫生，深銘於余印象之中。惜余所學鑿冶，無緣追隨左右，故卒業以後十餘年中，竟不復與公相見。比及癸己臘月，余自香江來臺。同學會中，復晤我公，而公之體已不如昔，髮已蒼，牙已搖，惟精神仍旺耳；余以爲歲月催人，固如是也。余來臺三年，目擊交通建設之發展，更使余心折神服，益增仰慕。今年，余受命爲「友聲」編者，乃有參與聯席會議之機，因獲有教益之緣，私衷竊慰。然曾幾何時，公竟作古，作古乃死，余可奈何？嗚呼！痛哉！

「友聲」編者，原僅供稿之責，而編輯之事，乃由總編輯孫衛兄負其全擔。今年正月二日，衛兄赴扶桑

考察，委余暫代，余接其事僅一日，即有公喪，是余之不祥而致公喪，抑余之不敏而使公喪，嗚呼！公何喪於此時？使余不才而肩此策編紀念特輯之責，不能盡量搜集公之資料，不能盡向各學長索取紀念文章，是所輯種種，固不能表彰我公於萬一，公死有知，其罪我也耶？其不罪我也耶？然因編此特輯，余得先睹所有紀念文章與遺作，對公生平嘉言懿行益深瞭解，對公景仰亦益加深。公生前對國家交通建樹，余固間獲其益，而對母校復課湘黔，余則身受其業，倘非公之所爲，何有今日？飲水思源，能不感戴乎？

嗚呼！侯公！生而爲英，死而爲靈，浩然之氣，塞乎蒼茫，肉軀雖與萬物同枯，而功績與精神則永存不朽，堪爲後世之師，公死有知，亦可足慰。嗚呼！哀哉！